



幸福的暖流

群众出版社

1051/117

幸福的暖流



李月潤等 著

插图：赵明远

群众出版社 1961.6

152843

內 容 介 紹

在这本书里的十多个小故事，大部分是反映边防武装民警的生活和斗争的。从这些故事里，我們可以生动地看到人民警察的光輝形象。

长年守卫在祖国边疆的武装民警，他們赤胆忠心地执行着自己的职责，任何狡猾的敌人都休想逃脫他們智慧的眼睛。他們和敌人斗争，是坚强英勇的，他們对待群众，則是充滿热爱，分担忧患的，他們是敌人的死对头，人民的忠实儿女。

群众出版社出版

(北京东交民巷14号)

北京市书刊出版业营业許可証出字第100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全国新华书店經售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号(总)139(文)88开本 $787 \times 1092 \frac{1}{32}$ 印张 $2 \frac{1}{8}$

1961年6月第1版 1961年6月第1次印刷

字数37千字 印数0001—5 000册

定价(4)0.19元

目 录

金心.....	(1)
边卡風雪夜.....	(7)
烟袋.....	(11)
火光.....	(17)
幸福的暖流.....	(22)
騰河岸上.....	(27)
最亮的星.....	(33)
鉄汉和三老爹.....	(40)
雨天.....	(47)
买表記.....	(51)
一只鴨子.....	(55)
“參謀”.....	(59)

金 心

李 月 潤

早晨，我送陶棋同志登程。我替他拉着那匹枣騾馬，兩人在山間小路上走着。

“小陶，為什麼你每天早起的起床，往山梁那邊跑？”

“你怎麼還是那麼性急，我不是說到山梁上告訴你嗎！”

陶棋還是那股倔脾氣，幹什麼事非幹到底不肯告訴別人。我們默默地走着，心裡真有點捨不得他。我們兩人同歲、同村，我早死了爹，他早死了媽，解放前我們一塊給地主張疤拉放過牛；解放後又一塊戴上紅領巾，一塊參加了共青團。以後，他应征去服兵役，我當了人民警察，這才分開。可是世界上也真有這種巧事，在民警隊伍里我們又碰到一塊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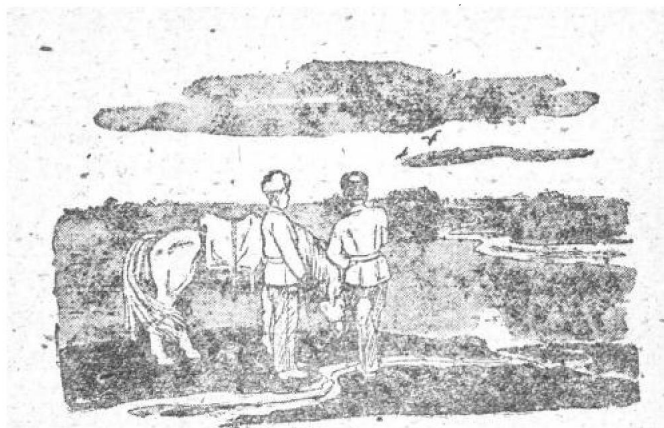
前天，張政委找我談話，說二中隊有一個通信員要調到學校培養，組織上打算讓我頂替他，問我有沒有意見。我說：“服從組織！”於是，我穿上新發的棉衣，騎

上我那匹“干草黄”，在小路上跑了一天，便钻到祁連山的心窝里来了。

二中队在执行派出任务，四面的高山环抱着他們的营房。进了队部，第一眼就看到了陶棋。他还是那副老样子，瘦瘦的脸，两道眉毛老是撑着疙瘩，嘴唇抿得紧紧的，显得又倔强又頑皮，只是穿了一身崭新的警服，又加上两颗金光閃閃的領章，才好象比过去略微高了一点。我們一見面，就乐得跳着脚、抱到一块了。可是只高兴了一陣，原来我所替换的正是陶棋。

昨天晚上，团小組开了个会，意思是送老迎新，指导员也参加了。会上，炊事員老赵說：“住学校就比不得咱們住祁連山了，再說，一年小二年大，也不能老是孩子气，希望小陶不要象过去那样，老是早早的起床，跑着套獐子抓雀子的。”我一听这个意見很对，小陶这家伙当紅領巾时就有个“淘气”的外号，抓雀打鳥，撈魚摸虾，什么点子都能想得出来，而且他下了决心要干的事，別人休想改变他的主意。可是他沒有正面答复老赵的意見，只是保証入学以后生活正規起来。指导员笑嘻嘻的听着，好象中間有什么秘密。夜里，我和陶棋挤在一張床上，又給他提出了这一点，他只是笑了笑說：“到了学校就按时作息，不用早起床了。”可是今天早晨一睜眼，他的被窝里又空了，直到我去吃早飯时，他才气喘吁吁地跑回来。

登上小山梁，前面是一个漫坡，盖了厚厚的一层金



黄色的牧草，一条闪光的小河，蜿蜒地从壩底流过，河这岸的小树林里，孤零零地架着一座黄褐色的牛毛帐篷。

“就送到这里吧，”陶棋接过马缰，依依不舍地看着我说，“真想不到，一见面就要分手啊。”

“咱们可是从小就在一块长大的，你有什么心事，不该瞒着我。”我板起面孔来说。

“是个心事啊！”陶棋指着小树林里的牛毛帐篷，叹了口气说，“那里住着个裕固族的瞎眼婆婆，老伴和孩子都是蒋、马匪帮洗劫祁连山的时候杀害的，七十多岁了，耳朵又聋，无依无靠，虽然公社按时给她送来油盐柴米，可是她必须每天摸索半里地来去背水，太可怜了……”

“为什么不搬到公社里住？”

“老太太固执的很，干部们嘴唇都磨薄了，可是她还是非守着亲人的坟堆不可，她说，住在这里可以和亲

人說話，搬到公社，可說不了話了。你知道，這裡是個山多人少的地方，人民公社怎麼能天天派人來給她背水啊！從明天起，背水的任務就交給你了。”

“每天早起床就是去給瞎婆婆背水嗎？”我驚異地看著我的老夥伴，“為什麼你不告訴大家？”

“為什麼一定要告訴大家？同志們不都是不言不語地為人民大辦好事嗎？”陶棋很認真地看著我。說實在話，我從來沒有發現小陶是這麼高大過，轉眼之間，他在我的心目中已經從一個淘氣鬼，變成一個真正的男子漢了。

我站在山梁上，看著小陶跨上駿馬，直到走的看不見背影才回來。

第二天拂曉，我匆匆忙忙地向瞎眼婆婆的帳篷跑去了。祁連山的冬天來得早，牧場上已蓋了一層白霜。瞎婆婆的帳篷頂上繚繞著炊煙，幾匹膘滿肉肥的馬在樹林旁邊靜靜地吃草。老遠，瞎婆婆的大黃狗便跑來迎接我了，它跳著蹦著，蹭我的褲腿，舔我的鞋幫，象是老朋友見面似的。小陶向我介紹過，老太太的木桶就擺在帳篷外面，可是我怎麼也找不著。正自疑惑，忽然帳篷門一開，鑽出一個黑臉大漢來，他斜披著裕固人那種鑲著紅邊的黑羊皮袍子，腰里束一根鮮紅的帶子，一把拉住我說：“好，今天可找到你了，來，來，來……”沒容我說，就把我拉進了帳篷里边。里面還有幾位裕固族老人，白發蒼蒼的瞎婆婆圍著氍毹子坐在地炕上，當門的

銅鍋里奶茶正冒着熱氣。

“看什麼？坐吧！”大漢朝我咧嘴一笑，粗豪地拍了一把胸脯，“我，格力布，紅旗公社畜牧隊隊長，你替我們照顧瞎婆婆半年多了，現在我們敬老院的房子已完全蓋好，瞎婆婆今天就要搬走，我們是特意住了一夜來等你的。”他讓我坐在一塊氈毯上，給我倒上一碗奶茶。

“瞎婆婆，你不是要再看看給你背水的同志嗎？現在就在你的眼前。”一位花白胡子的老头，把掉光了牙齒的嘴湊到瞎婆婆的耳朵上大聲地喊。

瞎婆婆“嗯”了一聲，忽然爬起來，伸出兩只瘦骨嶙峋的手，顛巍巍地在空中摸索。我連忙把它握在手中，大聲地分辨：“背水的不是我，不是我！”

“是不是，我知道。”老太太說着，從我的頭上摸起，摸我的臉，摸我的脖子，最後摸到了我的領章，“格力布，就是他；半年以前，有一天我去背水，遇上的正是他，他替我背了回來，我問他叫什麼，他說是毛主席派來的人，叫人民警察，那次，我就摸着他的領子上戴着顆‘心’。雖然我看不見，可是我知道，這顆心是真金做的。錯不了，把我們裕固人的心獻給他。”

格力布從小小的佛龕上拿過一面紅旗，中央縫着一顆用黃緞子做成的“心”，金光閃閃，就象我們武裝民警領章上的盾牌。

“這是瞎婆婆親手剪好，又親自送到公社的縫紉組

做的，她說你是毛主席派來的，送給了你，也就是送給了毛主席，收下罷。”格力布說着，雙手把紅旗遞給我。

我望着這種高貴的禮物，情不自禁地兩眼充滿了淚花。我知道，在這種情況下任何解釋都是沒有用的，也是不必要的，因此我把紅旗接在手里，把那顆巨大的金心貼在自己的心上說：“我代表全體人民警察同志收下裕固族兄弟的金心，這件高貴的禮物，應該首先屬於教育我們忠心耿耿地為各族人民服務的黨和偉大的領袖毛主席！”

“好孩子，說的對！”瞎婆婆把我摟在懷裡，格力布他們拼命鼓掌，我覺得溫暖的淚水一滴滴地落在了我的面頰上……

边卡風雪夜

耶 毅



夜来临了：大風大雪，气温突然降到零下四十度。就在这个时候，三个边防警士正沿着熟悉的国境小徑巡邏。他們头上戴着狐皮帽子，脚上踏着牛毛毡筒，手扯繩绳，背后跟着忠实的战

馬，走在前面的小組长馬占有时常掀起帽耳来听一听周圍的动静。他知道，越是恶劣的气候，越应该警惕。前

年，也有个大風雪的夜晚，他在山腰里站崗，看見山下有一个褐色的东西蠕動，很像直立走路的人熊。他发信号給哨所，同志們迂迴过去，把“它”抓住，原来是一个反穿着熊皮的間諜。从他身上搜出了美国手枪，和英文字作标号的我国边防地图。經驗告訴边防警士們，麻痹等于犯罪，而警惕就是战斗。現在，馬占有了一面走，一面用警觉的眼睛注視四周，突然隱隱約約地听到了哭声。他向背后打手势，让后边的两个同志跟上来。

三个警士搜索到山脚下，发现一匹陷在雪窩里的馬，接着又发现两个冻得半僵的人——一男一女。女人是伊斯兰教徒的装束，披着黑首帕，刺猬似地蜷縮成堆，男人紧紧地搂住她，用脊背擋着上風头，半截身子埋在雪里，倘若不是女人怀中的孩子大声啼哭和大人的抽泣，簡直会让人当作荒野里的餓殍。

檢查过証件，原来他們是住在我国新疆十几年的巴基斯坦侨民。不久前，他們夫妻俩接到母亲病危的家信，才带着剛生不久的嬰兒，踏上归途。馬占有了解情况后，立即把自己穿的皮大衣脫下来，遞給怀胎幼儿的妇女。妇女用感激和惊異的目光望着馬占有，那眼神好像在說：难道你不怕冷？寒風透骨，馬占有当然也冷得很，但是他听不得孩子的哭声，为了祖国和世界上的孩子們都能在母亲的怀里憩息，他是不惜献出自己的一切的。

三个警士把侨民們带到避風的山屏后边。侨民还是

冻得打哆嗦。馬占有吩咐两个警士留心警戒，自己跨上馬向临时哨棚跑去。

大雪掩住道路，頂头風噎得他喘不过气来。雪刺打在臉上、眼上，像針扎似地生疼。忽然，馬失前蹄跌在雪坑里，把馬占有摔出老远，雪从袖口、領口、毡筒口灌进去，冰凉水湿，幸而沒摔伤。他爬起来，重新跨上馬，回到哨棚里。

小队长听完馬占有的报告，注視着哨棚里唯一的一小堆牛粪，心里想，需要給侨民生一堆火。但是，牛粪是由很远的哨所运来的，只够哨棚里燒一个夜晚。这样冷的天气，輪替值崗和巡邏的警士还要烤火。怎么办呢？他征求大家的意見，同志們異口同声地回答，甘願冻着，也要送給被困的外国侨民。

馬占有領着小队长順来路回到目的地。他們带着两袋干牛粪、带着全小队警士的热情，給国境綫上的旅客送来温暖。他們替侨民生起一堆篝火。紅色的火苗儿舔着夜空，顫顫巍巍，搖搖晃晃，像是无数条彩綢在空中舞动。眼望着这旺盛的篝火，耳听着喧鬧的風声，使寒冷的人異常高兴。不久，嬰兒在母亲的怀里安然地睡了。两个疲倦的侨民被火光映得滿面紅光，也慢慢地闔上了眼睛。

風，不停地刮，雪，不住地下。两个边防警士由小队长率領繼續巡邏国境。为不使熟睡的侨民受到野兽的侵襲，留下馬占有站崗。他在火堆附近迷茫的雪雾里輕輕

地游动，过一会就往火上添一两块干牛粪。他的帽子上、衣服上落了厚厚的一层白雪，眉毛上结了冰花。他的健壮的身軀仿佛終年頂着銀盔的永恒的雪山一样，威严、高大；然而胸膛里怀着的却是一颗那么热烈、仁慈的心。

翌日，天晴了。馬占有把侨民們送到界石跟前，再往前走就是巴基斯坦国境。侨民走过石堆，突然轉身跑回来，男的抓住馬占有的肩头哭了，女的也扯着首帕角擦眼泪。——用金子一样的語言也难以表达出他們这时候的感情啊！

万道霞光染紅了东半个天，太阳露出笑臉。仿佛两个侨民是从太阳升起的地方出发的，他們留恋太阳，一步一回头地向西走去。

烟 袋

李 月 潤

沙蒙山，千丈高，

日出不見頂，

天阴不見腰。

民警中队长周武和爆破技术員何平，剛在陡峭的山崖上凿成第一个炮眼，崖下便傳来了休息号声。何平放下鉗子，拉拉垂向崖下的牛毛绳，下面的警士們便給他挂上一只小小的开水桶，让他輕輕提上崖来。

“喝口水，歇歇手脚，掀掉沙蒙山这半边脑壳，还要費把力气呢。”何平把小桶递給周武，低头看着在脚下奔騰咆哮的杂谷脑河，抹抹胸前的汗水說。

“山高，有我們的决心高嗎？你看！”周武盘着腿坐下，指着那条象矯天的游龙似的盘繞在万山丛中的公路說：“千山万澗都沒擋住咱們，只要再劈开沙蒙山，真的就象藏民歌唱的那样：‘毛主席的汽車載着幸福，送到咱藏民的家門’了。”他从口袋里掏出羊腿骨烟袋，出神地望着河谷上的一簇簇的藏民村落，“吧嗒”“吧嗒”地抽起来。

“这回你该讲讲这个烟袋的来历了吧？这是你亲口答应的啊！”何平伏在周武的肩膀上要求着。

周武的烟袋实在太奇妙了，一根摩弄得油光锃亮的羊腿骨，竟刻了二十四只山羊，还能分清公母。从一个多月以前，何平刚由支队部调来帮助工作，这支烟袋就引起了他的浓厚的兴趣，但他每次询问，周武总是说：“路修到沙蒙山再讲。”

周武用烟袋指着一座被原始森林复盖着的大山说：“话说起来可就长了，只能讲个大概：刚解放，那时我在解放军里当排长，为了清剿一股国民党散匪，我们进入了这片老林。一天，全排同志水米没沾牙，连累带饿，真是连话都不想说了，傍晚才在小壩子上找到几家藏民老乡，想弄点饭吃；但你万万料想不到，人家正在忙忙乱乱地作丧事。一位老大娘呼天喊地的痛哭，喇嘛们敲着法器念经，老乡们正要把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架到马背上，驮到山顶‘天葬’。可是我到跟前一看，孩子并没有死，手脚还动弹，脑门子也很热。那时我也有点二虎子气，把门一拦说：‘人没死，应该治病，为什么要出丧！’老大娘还没说话，一个披黄袈裟的喇嘛搭碴了：‘等咽了气，可上不了‘天堂’了……’我一想救人要紧，没有工夫和他争辩，就命排里的同志们先给孩子上上冷敷，看护好孩子，我拉过那匹准备驮死人的马，打了两鞭，直奔营部，请来了医生……孩子就被救活了，老乡们都朝着北方烧香，感谢毛主席……”



“那个孩子叫什么？这个烟袋……”

“叫格洛昂，长的可虎实呢！他的媽媽从年青就守寡，烟袋是他家祖傳流傳下来的‘宝物’，在我們剿灭了土匪，要离开的时候，她把烟袋和一条哈达一块送给了我。”周武叹了口气，感慨地说：“藏胞又善良，又勇敢，但是由于帝国主义国民党和反动的奴隶主的压榨，太穷、太落后了！我們要赶快修通这条公路，让藏胞坐着汽车前进！”

周武和何平怀着激动的心情又开始了劳动。一会，乌云飘来，冷風吹过，刷刷地落起雨来。在这一带天气多变的高原上，風雨霰雪对于筑路大军来说是家常便飯。但这一次雨势很猛，群山被雨幕遮住，悬崖侧畔的杂谷脑河在翻波涌浪。周武正在抡錘，忽然觉得脚下的沙石有点松动，“不好，要塌方！”这个念头在脑际一闪，整个悬崖似乎已晃动起来，周武立即用力一推，把何平推入一个石龕，两手捧住嘴巴，用尽平生之力向崖下呼喊：“塌